

有了小众媒体，原来沉默或被压抑的声音浮出水面，肯定其积极作用。我用包容的基本涵义，即“宽容”、“容纳”、“非排他”之意。小众相聚是因“同嗜性”——相似者相吸，只有羽毛一样的鸟儿才在一起飞。这在鸟类没问题，在人类就有问题，相似者相吸的另一面就是相异者相斥，即排他，有了新媒体，使这个问题更加突出，那是以下一连串因果。

诉求无法沟通，埋下不和的种子。诉求容易沟通难。前面分析个性诉求的3种状态和原因，都会遇上无法沟通的障碍：你要分享，我不在乎；你要吸引，我不搭理；你要说服，我不同意……以为增加沟通工具就增加沟通未免太天真，似乎忘记了“手机就是手雷”那句无情台词。据全国民政事业统计数据，2011年第一季度中国每天有5000多对夫妻离婚……

自觉极化创建者，做大“愤怒产业”。以上还是自发产生的群体极化，还有自觉的极化创建者，他们就是要寻找或制造不和，扩大裂痕、燃起战火。如一度被热炒的“王老吉添加门”、“康师傅水源门”、“奇虎黑幕”等，众多水军发帖、回帖、指责和谩骂，就有自觉极化创建者的杰作。

为什么会这样？关键是，新媒体的用户是“参众”，参与者以我为基点，进入我同嗜的圈子，获得

我的愉悦体验，这是一个以我为中心的内循环。哲学家思考自我与他人的关系绞了几千年的脑汁，当我是最核心的内在之物，他——就是独立于我的异类。萨特的名句“他人是地狱”，活画出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在Web1.0，以我为中心还不突出；到Web2.0，新媒体成了自媒体、社交圈子媒体，以我为中心突出了，排他性也随之尖锐。倒没有“地狱”那么夸张，但相似者相吸的另一面，即相异者相斥也明朗了，不和的种子经过雨露滋润，新媒体增加排他性，也即不包容的弱点就凸现出来。

三、假如传统媒体消亡……

新媒体呼啸而来，造成传统媒体的大面积恐慌。据说传统媒体必然消亡，还有人算出消亡的时间表，先是报刊，再是广播电视……到时通通死光光！

死光光会怎样？美国新闻学家迈克尔·舒德森力求严肃认真地思考：设想这样一个世界，“新闻事业瞬间被废弃了。公民们通过电脑网络连接他们需要的任何信息来源，他们同时发布自己的信息和自己的评论，他们轻松地在新闻发布者和新闻接受者之间转换角色。”政府、企业、院外说客、候选人、教会、社会运动、动物保护、三K党、罪犯、夏令营儿童、养老院老人、城市无家可归者和乡村隐士……都在发送

和接受信息，每个人成了自己的新闻工作者。

传统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就注重受众的广泛性、混杂性，它是大众媒体，它通过筛选和解释信息为社会提供“公共知识”。舒德森正是这样提出问题，哪怕人人参与，但人们还是希望“对可获得的无限信息分门别类。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最相关的？什么是最有趣的？人们需要有人来帮忙说明与解释事件。”这就需要记者和主编，需要“合成的、共享的、有序的并经过编辑的产品。”一句话，需要“作为公共知识的新闻”。他断言：“新闻事业在某种程度上将会被重构，将会重新出现专业的新闻团队。”

目前，传统媒体向新媒体转型成了全球的时尚。这不，有的报纸已停止印刷版只出网络版，还有些报纸也准备这样做。转型成功的标准是什么？美国媒体专家迈克尔·沃尔夫认为：“《纽约时报》不可能在网络上取得成功（认为一家传统老商号可以轻松地转变成一家大型创业型企业的看法纯粹是一大谎言）……它至多能变成一家特殊的网络公司。幸运的话，能够成为一家低端的、信息量庞大的、塞满广告的新闻网，业余者、门外汉每天往网上填充些无关紧要的信息。”

四、大变局呼唤包容媒体

新媒体崛起是世界新闻史400年未有之大变局。400年前诞生的报纸，是大众媒体，这以后出现的期刊、广播、电视仍是大众媒体。而新媒体一开始就是服务于小众，最初也是最基本的网络运用是电子邮件、论坛、聊天室、个人主页、文件传输……到Web2.0，小众传播的特征就更清楚了。

包容是新定位的核心。这价值取向落实对事实的报道，是由分享共识而扩大公众的共同经验；由协商分歧而调和公众的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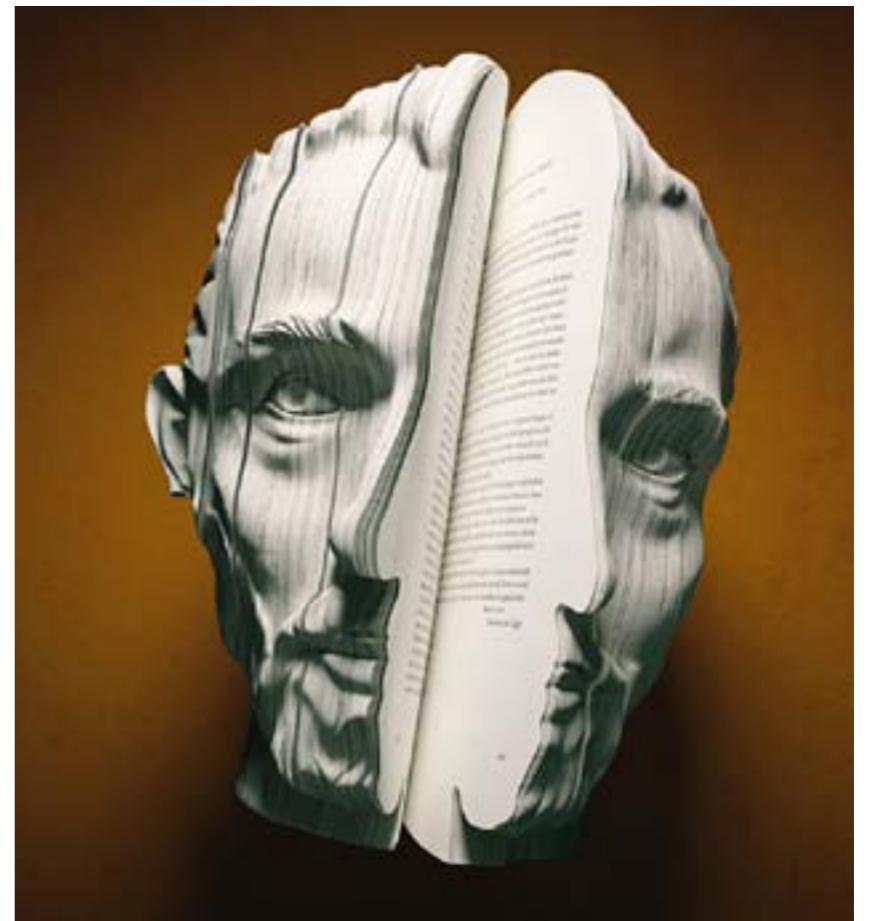
同诉求；由回避冲突而促成公众的求同存异。由此凸现3个大的报道领域。

分享共识领域。包容，以一定共识为前提。共识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的根基是社会存在。突出报道那些本有较大共识的题材，纵横交错地培育公众共同的历史感和现实感。

三个原因使“协商报道”成为传统媒体的新课题。一是新媒体擅长表达诉求，传统媒体再按老方法，如客观报道、中立或平衡报道不行了。各方诉求通过新媒体表达得淋漓尽致，还要你来慢慢报道？新任务是促成理性协商。二是协商的前提是各方的协商意向，这不需要媒体中立，倒需要媒体积极引导。反过来说更清楚，媒体要有明确的价值取向，避免把局部矛盾激扬化、炒作化、对决化，避免族群陷入撕裂、失衡和恶性冲突。三是协商的核心是妥协，妥协是“不全满意但能接受或忍受”。现代社会有愈来愈多的分歧，避免诉诸暴力就得妥协。媒体的协商报道，对培养哈贝马斯盛赞的“商谈理性”，建立协商伦理，消除暴力解决争端的必要性大有好处，它是建设民主社会的重要环节。

回避冲突领域。这领域新老媒体的差异更大了，但往往缺乏自觉意识。比如，经常见人指责传统媒体的“失语”，新媒体都有的，你那里看不到！搞得后者也灰头土脸……其实，这是胡乱攀比的虚荣心，传统媒体为什么要同新媒体一样？假如新老媒体的内容都一样，一种媒体就是多余的！我们都承认沉默在人际传播的积极作用，为什么不认可大众传播？

约翰·杜威说，人们不会对许多分歧作出裁决，但会回避。回避那些引起冲突的领域，对高度争执保持缄默。多元化的社会有愈来愈多的分歧，如对自由和秩序的关系、平等还是效率优先、公平的准确性等等，人们都有不同看法乃至激烈争论。除极少数例外，媒体不介入这些争论，甚至尽可能“不争论”。



因为很多分歧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黑与白，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就是对与对的冲突！

社会发展没有提供条件，那就尽可能“不争论”。像当年农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可以搞也可以不搞，允许看也允许试验……但就不到媒体上“争论”。要重视沉默的积极作用，让高度争执“不予见报”有几种好处：一是不为争执“授予地位”，减少放大争执的社会成本；二是不介入不表态的方式对争执双方表示尊重；三是表示社会目前没条件或不支持裁决这些争论，直到它被要求这样做。四也是最重要的，中国智慧讲“和而不同”、“求同存异”，运行良好的社会，要在共识与差异之间保持张力，有必要取得一致时使公众能够取得一致，不可能达成一致时不必强求。

传统媒体重新定位为包容—聚众媒体。聚众是继往、包容是开来；继往接传统、包容开新路。以上3

个领域从不同角度指向包容，即尽可能扩大公众的共同处（分享共识），妥协调和其不同处（协商分歧），在求同方面不必勉强（回避冲突）。

新媒体构建了一种头脑图像，传统媒体必须构建另一种。新媒体小众化、分众化，传统媒体就要聚众化、包容化；新媒体去中心化，传统媒体就要一体化或再中心化。这样，公众才有完整的媒介真实，新老媒体才对立又互补，社会才在多元化与一体化、“一分为多”与“聚众为一”中健康发展。■

（插图分别为推特网站LOGO和脸书网站招贴）

（摘自《当代传播》）